

北洋軍閥 統治時期史話

第七冊

陶菊隱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洋軍閥 統治時期史話

第七冊

第二次奉直戰爭和五卅運動時期
(一九二三年七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

陶菊隱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第七册

陶菊隐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25印张 172,000字
1959年9月第1版 1978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 11002·270 定价 0.51元

北洋軍閥統治时期史話

第七册

第二次奉直战争和五卅运动时期

(一九二三年七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

目次

第六十一章 曹錕公开贿选总统	1
一 全国反对直系的浪潮；直系拉攏各方到处碰壁；“先宪后选”的騙局；直系无孔不入地张罗贿选經費	1
二 黎元洪复职运动失败；江浙和平公約成立	6
三 大选活动逐步展开，曹錕以每票五千元当选“总统”	11
四 外交团提出临城劫案的責任問題；帝国主义“护路”、“护航”的叫囂	16
五 法国威胁北京政府承認金佛郎案；八国公使拒絕召开关税預备會議；中苏協定成立	21
第六十二章 国民党改組和西南各省內战	29
一 譚延闓回湘起兵驅赵；变化多端的湖南战局；魯滌平武装調停失败，譚軍退往广东	29
二 广东东江的拉鋸战；帝国主义派艦示威阻止广州政府提取关余；国民党改組；广州商团叛变被削平	37

三	四川内战的背景；重庆的三次攻守战；熊克武部第一军退往贵州	49
第六十三章 直系内部露骨分化		
一	直系分化反直同盟的两种策略；齐燮元组织四省同盟准备进攻浙沪；卢永祥拒绝吴佩孚的诱惑	54
二	曹錕大“封”直系诸将；直系内部组织反吴联盟；吴佩孚统一军权的措施引起严重反感	57
三	津保两派因争内阁引起分化；吴景濂被逐出京；孙宝琦组阁案通过国会；孙内阁的“和平统一”计划无人理睬	65
四	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到处碰壁	72
第六十四章 江浙战争和第二次奉直战争接连爆发		
一	江浙两军在黄渡的阵地战；孙传芳出兵浙江，卢永祥兵败下台	80
二	张作霖组织六军入关讨曹；吴佩孚四照堂点将的威风；奉直两军在榆关激战；冯玉祥回师北京举行政变；吴佩孚乘舰南逃	83
三	曹錕被迫辞职；冯军驱逐溥仪出宫；天津会议划分冯奉两军的势力范围；张作霖侵占东南地盘的野心	93
四	直系组织十省同盟；吴佩孚组织“护宪军政府”未成	97
第六十五章 直系失败后的临时政府和善后会议		
一	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法国金佛郎案解决 ...	102
二	段政府包庇曹錕、溥仪和压迫学生运动的种种措施	106

三	段政府召开善后会议；方本仁誑騙北伐軍的一幕；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西南联治派在北京的活动；段設立临时参政院为临时立法机关 …	109
四	馮玉祥、张作霖先后提出辞职；馮奉两系重行划分势力范围 ……	117
第十六章	北方軍閥爭城夺地的大混战 ……	123
一	憨玉崑出兵突袭洛阳；萧耀南拒吳入境；吳佩孚偷过武汉避居岳州 ……	123
二	奉系計誘陈調元倒戈驅齐；第二次江浙战争兎起鶻落；孙传芳与奉系成立新的江浙和平公約 ……	127
三	憨玉崑兵敗自杀；奉系在河南战争中趁火打劫的阴谋 ……	135
四	陝西、安徽、山东等省的爭督风潮 ……	138
五	奉軍大举入关；段政府岌岌可危的命运；奉軍在沪販毒引起內訌 ……	142
第十七章	南方革命根据地的統一与巩固 ……	147
一	四川成立反楊同盟，楊森逃出四川 ……	147
二	川滇軍假道湘西“北伐”；川滇黔三省联合出兵鄂西的烟幕；赵恒惕派兵驅逐川滇軍出境 ……	149
三	第一次东征之役胜利結束；唐繼尧派兵攻桂被击退；楊、刘阴谋叛变被削平；国民政府成立；廖仲愷被刺；第二次东征之役陈家軍全部被消灭 ……	153
第十八章	五卅惨案和洶涌全国的反帝怒潮 …	164
一	日本紗厂惨杀工人代表顧正紅；南京路上的血腥大屠杀；上海市民举行“三罢”运动，抗議帝国主义的暴行；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	

	买办资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叛卖行为	164
二	北京市民建議武力收回租界；汉口英兵用机关枪扫射市民造成重大死伤；广州沙基发生大流血事件；港粵大罢工取得巨大胜利	176
三	上海总工会被封；上海总商会同意結束罢市；北京外交界相互推卸責任的丑态；奉軍源源开抵上海	183
四	公使团公推意、美、法三国公使代表全体进行沪案談判；英法两国使节因工部局責任問題引起爭吵；英外相召集四国倫敦會議；美日两国支持英国同意“司法調查”；荷兰公使与北京外交部的秘密交涉	187
第六十九章 奉浙战争和奉系内部的变化		195
一	段政府的“割肉飼虎”政策；九省联盟曇花一現；馮玉祥、孙传芳等成立反奉軍事同盟	195
二	孙传芳出兵討伐奉系，占領上海、南京、蚌埠等地	199
三	吳佩孚到汉口自称十四省联軍总司令；岳維峻拒絕吳軍假道；孙传芳軍占領徐州	203
四	时紧时松的馮奉关系	208
五	郭松齡在灤州宣布班师回奉；北京市民的革命运动繼續高涨；张作霖接受日本条件后，郭軍全軍复沒	211
六	李景林、张宗昌組織直魯联軍表示拥吳；国民軍进攻山东由胜轉敗；馮李两軍在天津周围激战，馮軍占領天津	220
第七十章 奉吳两系联合成功和国民軍退出北京		223
一	段政府邀請九国公約签字国举行关税會議；	

	全国反对关税会议的声浪；关税会议、法权会议均无结果	223
二	临时政府增设国务院；徐树錚在廊坊被刺；馮玉祥又一次通电下野；吳佩孚的政治投机活动；段祺瑞恋栈不去的丑态	229
三	馮奉两軍隔灤河相持；山东战局发生变化；吳佩孚出兵河南，岳維峻兵败出走；信阳围城浩劫	236
四	八国公使提出最后通牒，干涉馮軍封鎖天津海口；北京市民請願駁斥八国通牒，执政府开枪造成惨案	243
五	段授意王士珍等发起和平运动；馮軍退出天津；张作霖召集秦皇島会议	247
六	吳佩孚拒絕与馮軍联合；鹿鍾麟发动政变的一瞥；馮軍退出北京；段政府因联奉计划失败而倒台	250

第六十一章 曹錕公开賄选总统

一 全国反对直系的浪潮；直系拉攏各方到处碰壁；“先宪后选”的騙局；直系无孔不入地张罗賄选經費

一九二三年六月直系驅逐黎元洪后，原拟立即进行总统的选举。不料国会议員紛紛离开北京，不但总统选举会无法召集，就是宪法会议也因人数不足而經常流会。直系軍閥開餉、逼宮、劫車、夺印的种种暴行激起了全国各方面的反对。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否認摄政內閣，函請外交团轉达各国政府撤銷对北京政府的承認。各省团体紛紛通电痛斥直系，在浙江团体的电报中公开指斥曹錕为叛逆。南方“名流”唐紹仪电請黎元洪南下；章太炎、唐紹仪、岑春煊三人联名建議在上海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討論时局問題。就是一貫进行政治投机的梁启超，也用辛辣的語調警告曹錕說：“我公足履白宮之日，即君家一敗塗地之时”。

由于北京陷于无国会、无政府状态，西南“联治派”乘机大肆活动，云南軍閥唐繼堯、貴州軍閥刘显世建議召开各省会议，促成制定省宪，树立联治規模。此外，当时在直系軍閥控制之下的山东省議會，也通电发起召开全国各省省議會联席会议，促成“地方自治”。

保派政客^{〔1〕}鉴于选举总统已成僵局，曾提出选举曹錕为非常大总统，或由曹錕以內閣总理名义代行总统职权，或組織行政委员会为过渡政府的三个办法。曹錕对此并无成

见，可是直系大将吴佩孚不以为然，认为总统问题必须“依正轨而行”，所谓正轨是指总统必须由国会正式选举而产生。其实，吴佩孚抱有武力统一全国的野心，并不重视总统问题，因此又建议先办统一，后办大选。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了要向曹锟表功，则主张“武戏文唱”，设法促成国会选举总统，但是不宜操之过急。在这些情况下，几经折衷磋商，最后直系文武人员决定采取三项措施：（1）拉拢国民党和北方奉皖两系以缓和全国反对直系的紧张局势；（2）充实内阁阵容；（3）设法吸引议员回京，重整国会旗鼓。

关于第一项，曹锟一面叫他的兄弟曹锐向皖系领袖段祺瑞表示敬意（段和曹锐都住在天津），用团结北洋派的说法去打动他；并派张作霖的亲家鲍贵卿出关解释以前的误会，自己也打电报表示愿意重修旧好。段对曹锐开门见山地说：“你的哥哥如果有力量做总统，不妨大胆做去。如果没有力量，就应当及早表明态度，以免陷于进退维谷”。张作霖的反应也非常冷淡。曹锟又用浙闽巡阅使的地位诱惑皖系大将卢永祥，卢也不为所动。

曹锟还通过“大孙派”〔2〕的孙洪伊的关系拉拢孙中山。他有冬电（一九二三年七月二日）由孙洪伊转致孙中山，表示“护法宗旨，彼此不约而同”（指上年直系恢复国会），并且愿意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召开南北和会，实行兵工政策。孙中山却历举直系军阀制造四川内战和在福建、广东两省进行军事挑衅的一些具体事实以证明直系没有和平的诚意。于是曹锟又打来一个皓电（七月十九日），力言“双方有推诚相见之必要”。由于孙洪伊甘为直系作传声筒，国民党骂他是曹党奸细，章太炎也劝孙中山不要接近这个“脚踏两边船”的政客。

曾经是洪宪帝制祸首的杨度，此时已倾向孙中山，他向曹锟建议停止进行大选，“迎孙北上主政”，并召开南北和平统一善后会议以表示对和平的诚意。此时曹锟一面放出“曹正孙副”的空气来进行和平试探，一面却又和吴佩孚一道积极布置南征军事，孙中山窥破了他的阴谋，当然不会上当，因此直系的联孙计划成为纸上空谈。

关于第二项，当时的摄政内阁是在黎元洪任职时期已经辞职而被批准的张绍曾内阁，在法律上绝对没有摄政的根据，而且阁员残缺不全，在事实上也撑不起场面来。直系本已决定改推颜惠庆继任内阁总理〔3〕，但是张绍曾还在幻想复职，不肯提出辞呈，颜内阁无法产生，因此只得改变途径，一面竭力拉拢未就职的阁员就职，一面补足缺位阁员，以加强原内阁的阵容。

顾维钧原系张内阁的外交总长，迄未就职，经直系劝驾后才于七月二十三日视事。按照常规，总理请假或缺位时，应由首席阁员外交总长代行总理职权。可是，保派阁员要把政权紧紧抓在手里，八月二十八日阁议决定仍推内务总长高凌霨主持院务。

王克敏原系张内阁的财政总长，因筹款不顺手而未上台。八月十四日摄政内阁改派曾经是依附奉系的一个财阀，并被列名为三祸首之一，受到通缉的张弧为财政总长。祸首变为阁员，时论颇以为奇。其实，当时保派急于要找到一个筹款能手，张弧自告奋勇愿意筹措大选经费，因此不念旧恶地把他吸引上台。

九月四日，摄政内阁任命袁乃宽为农商总长，黄郛为教育总长。保派原拟提名齐耀珊为农商总长，以便拉拢奉系（齐是奉系政客），可是张作霖不点头，齐不敢接受，因此改

提这位筹备大典的“专家”〔4〕来凑数。任命黃郛則是为了“疏通”张紹曾的緣故(张黃两人关系很深)。这两道命令发表后,原任农商总长李根源、教育总长彭允彝于五日联名来电,質問这个內閣有何根据“以閣員而任免閣員”,为什么敢于罢免他們而不敢罢免张紹曾,他們并未辞职,为什么命令中却說成是“准予辞职”。

这个內閣虽然經過一番修补,但是陆軍总长仍然虛悬(原由张紹曾兼任,未便改派),教育总长也未就职(黃郛迟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才就职),所以始終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內閣。

关于第三項,吳景濂建議推迟总統的选举,繼續召开宪法會議,以便轉移目标,騙誘离京議員回京。七月一日这一建議經国会中各政党同意后,当天就派代表到保定征求曹錕的同意。曹錕急于要上台过总統的癮,根本不需要什么宪法,对此当然大为不滿。于是吳景濂私下加以解释,这个办法并非放弃大选,只是将大选問題推迟一步,而这样做正是为了騙誘离京議員回京,恢复国会完整,为进行大选創造必要的条件。七月二日曹錕在保定光园接見国会各政党代表时,同意了这个建議。

吳景濂虽然摆下了“先宪后选”的迷魂陣,但是离京議員有的联名来信表示目前还不宜于召开宪法會議,首先应当解决驅逐总統的責任問題和摄政內閣是否合法的問題;有的将信将疑,認為曹錕既然急于要做总統,就不会容許国会从容討論宪法。为了加强欺騙作用,吳景濂慫恿曹錕致电国会,公开表示本人无意竞选总統,只是一心一意支持国家根本大法的順利完成。他們代曹錕拟就了一通电稿,派王克敏到保定接头签发,可是曹錕同时接到了津派政客边守

靖的一封密函〔5〕，因此拒絕拍发这个电报，經過吳景濂反复解释，才勉强同意于七月二十二日将电稿修正后发出。原稿中有“本人无意竞选总统”的一句话，修改为“私人权利，夙不敢爭”，語气就空泛得多了。电报发出后，各省直系軍閥及其追随者紛紛发出电报，把这个覬覦总统地位的大軍閥描繪成为不爭名利的大人物，全国人民无不嗤之以鼻。

吳景濂的另一“錦囊妙計”是用金錢收买議員。可是，曹錕在北洋軍閥中是个著名的慳吝鬼，既要做大总统，又不肯自己破鈔，因此这笔賄款必須由別人替他来代筹。津保两派政客先后提出王克敏、张弧为財政总长，主要目的就是責成他們筹措賄选經費，但都沒有成就。以前奉直战争时期，曹錕、吳佩孚曾采取由直系各省摊派战費的办法，此时津保两派又用同一办法責成各省摊派賄选經費，但也所筹无多。

最后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一个“捉財神”的办法，派出密查員二十余人分赴大名、順德、广平一带逮捕了制造金丹、白丸的制毒犯百余人，把他們解到天津来，組織特別法庭审理，选择其中无力繳款的“小魚”数人枪决示威，其余則令繳納数千元至数万元予以释放。此外，又以“借軍餉”为名，通令直隶所屬一百七十县，分为大、中、小三級，每县筹借一万元到三万元不等。王承斌不但充当了劫車夺印的打手，而且在张罗賄选經費中大卖气力，鬧得直隶全省鷄犬不宁，人人側目而視。他在曹錕的嫡系中，其資望地位仅次于吳佩孚，而在奉直战争时期，因有“亲奉”嫌疑，并未派他临陣作战，战后把他摆在直隶省长的位子上，准备进一步解除他的兵权，把他打入冷宮。因此，他不得不竭力討好曹錕以挽回对他的信任。他这样做也不是沒有緣由的。

二 黎元洪复职运动失败；江浙和平公約成立

黎元洪被逐逃津后，曾一再发布文告，声明北京处于直系的暴力下，无法行使职权，他的总统职务并未解除。他提出部份私財“招待”到津議員，每人給以五百元“旅費”，打算湊滿法定人数，便在天津召开国会，成立政府。这是他企图繼續保持其总统地位的法律根据。此外，他派策士金永炎、韓玉辰等到上海与章太炎、汪精卫、褚輔成及卢永祥代表邓汉祥等接洽，还派出多人分途拉攏西南“联治派”、国民党和奉皖两系軍閥，作为他恢复总统职权的实力基础。他完全没有認識到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当直系捧他上台的时候，他甘于做直系的傀儡总统，而現在被直系驅逐下台，又想利用別人的力量来恢复职权。国民党和奉皖两系对他当然不会有良好的印象。

当时段祺瑞与安福系也在天津进行反对直系的活动。黎段虽然芥蒂素深，但是此时政治方向相同，因此黎想援引討伐复辟时期的前例，任命段为討逆軍总司令，张作霖、卢永祥为副司令，共同出兵討伐直系。这个計劃也因黎本身毫无实力，不受皖奉两系的重視而无法实现。

关于国会問題，此时孙中山已經抛弃了护法的旗帜（这个旗帜已被直系夺去），不拟迎接国会到广州集会，“反直同盟”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以拆直系的台。孙中山派人到北京招致国民党議員和反对直系的議員到上海，卢永祥指定以上海紙烟捐、电报局收入、烟酒稅及盐稅余款为国会經費，张作霖表示財力如有不足，願意予以接济。来沪議員每人每月可以領到津貼三百元。当然，黎元洪的个人財力远远不如皖奉两系，因此到津議員紛紛轉移到上海，反对直系

的核心也就在上海而不在天津了。七月十四日，到沪議員約二百人舉行移沪集會儀式，發表了對內對外宣言，但國會因不足法定人數，不能正式召開。

盧永祥與直系軍閥、江蘇督軍齊燮元因為爭奪上海而久已互相仇視。盧反對直系的态度日益露骨，齊準備聯合另一直系軍閥、福建督軍孫傳芳共同出兵，并由王承斌帶領第二十三師南來打接應，杜錫珪帶領海軍為輔助力量，進攻浙江和上海。七月上旬，齊指使江蘇各團體通電反對在上海召集國會、組織政府，同時松滬護軍使何豐林也質問江蘇當局何以增兵崑山，于是江浙局勢突然緊張起來。但是，吳佩孚反對兩面作戰，認為直系當前的大敵在奉天而不在浙江。皖系在浙滬一帶的兵力相當雄厚，駐滬海軍將領林建章又表示了反對直系的态度。福建內部也有臧致平等屬於皖系的軍事力量，孫傳芳受到牽制，一時不能發動。同一時期，帝國主義一方面禁止中國人在上海租界內舉行政治集會，從實際上幫助直系軍閥，限制了反直各派在上海召開國會、組織政府的各項活動；另一方面又為了保全上海這個經濟侵略基地，反對江浙戰爭。英美法日四國公使警告北京政府，如果江浙發生戰爭，他們就要採取必要手段來保護僑民，所謂必要手段就是調集軍艦，派兵登陸，實行對上海的軍事占領。由于以上這些原因，齊燮元進攻浙滬的計劃受到頓挫，王承斌于七月二十七日通電否認帶兵南下。而另一方面，廣東內戰未停，孫中山難于抽調軍隊北伐；張作霖正在埋頭訓練新軍，不利于速戰；皖系孤掌難鳴，也不敢首先發難。當齊盧雙方調兵遣將相互戒備的時候，江浙紳士張謇、張一麐等組織江浙和平協會，奔走于南京、杭州之間，進行弭兵運動。在這些形勢下，八月十九日齊燮元、盧永祥、何豐林成

立江浙和平公約五條，雙方聲明“凡足以引起軍事行動之政治問題及為保境安民之障礙者，均避免之”。這個條約成立後，就使在上海召開國會、組織政府和召開各省聯席會議的種種活動完全幻滅，江浙局勢大為緩和。

這個時期，離京議員雖然日益眾多，但是其中大多數都是些追逐個人名利的政治投機分子。津保政客的利誘政策使不少到滬議員又被吸引回到北京。“反直同盟”鑒於此種不利的形勢，便想利用黎元洪為工具，迎接他南下以加強反對直系的政治氣氛。黎經常接到到滬議員催促他南下的電報，署名者往往達數百人之多（其實是虛張聲勢，不少名字是由別人代簽的）。當他接到褚輔成、劉楚湘等催促他南下的電報後，八月二十六日在本宅召開會議討論應否南下的問題。出席會議的安福系政客傳達段祺瑞的意見，同意他南下組織政府，但須聲明總統任期到雙十節（十月十日）為止，屆時應當任命段為內閣總理，攝行總統職權。黎覺得任期如此短促，還是不走為妙。隨後不久，安福系忽又交來盧永祥催促他迅速南下的密電，叫他務須於九月十三日以前趕到上海，否則北京賄選告成，生米煮成熟飯，就更難應付了。這個電報又使黎大為興奮，因為盧是皖系的實力派，有了這位實力派捧場，他在上海組織政府就不會發生任何阻力。九月八日，他佯稱看病乘汽車到日本人所辦的東亞醫院，再由醫院溜出來，在日本人的嚴密保護下上了日本輪船鐵城丸，住在船長室內。這一切都是安福系政客王印川代他布置的，共用去旅費和保險費三十六萬元。同行者有莊景珂、陳宦和日本“醫生”二人。

九月十一日，黎在上海杜美路（現東湖路）二十六號寓所招待中外各報記者，說明他到上海是為“維護法律、整頓

紀綱”而来，本人任期在国会未作出决定以前，不能随意去留。这是他准备在上海組織政府的初步活动。

十二日，到沪議員九十余人在湖北会館召开两院联合談話会，楼上設有总统休息室，黎准备前往出席。有人告以总统按照法律不能出席国会議員的談話会，而且当天出席者以国民党議員为最多，恐有挺撞之处，黎才不去出席。果然张繼在談話会上发言：“黎元洪乃是第一叛徒，我們决不应当承認这个謀叛总统。現在中华民国已无元首，楼上所設大总统席位可以撤去”。当天的談話会决定于九月二十二日召开正式會議。

同一天，黎在寓所召集广东代表汪精卫、浙江代表邓汉祥、奉天代表楊毓珣、云南代表陈維庚、貴州代表李雁宾、四川代表費行簡、湖南代表鍾才宏等举行會議。黎首先說明目前有組織政府的必要，因为“拆台必須搭台”；現在少川（唐紹儀）已經同意組閣，希望各省予以贊助。接着汪精卫发言，对于黎的人格表示敬佩，但不支持他在上海組織政府，而各省代表也都表示关于組織政府的問題，須請示本省长官后才能回答。大家这样一說，黎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蹺了。

黎到上海后，江浙紳士担心影响江浙和平，紛紛阻止黎在江浙地区內从事“足以引起軍事行动”的任何政治活动，有的劝黎早日离开上海；“反直同盟”認為黎到上海是个人行动，无足重輕；卢永祥在致齐燮元的电报中強調尊重江浙和平公約，并向杭州商会表示，黎到上海作寓公，来去可以自由，本人对他采取既不欢迎又不拒絕的态度；张謇劝黎“冷靜自处，杜門謝客”；自称为黎的“故人”的孙发緒⁽⁶⁾有电报呼黎为“先生”，劝他到海宁去觀潮。九月十三日何丰林出